

秋日帖

陈向东



山乡 李海波 摄

一
夜游桐城市青草塆。少年双六说，他吃到了乡愁。我见到了阔别多年、幼时爱唱黄梅戏的女同学——后来的村主任——风月，和风月诉说了当年的风花雪月。

水西门老街，40年的老店“小丽日杂店”还在。点点灯火尽头，是大沙河，还有200年的大枫树，大桥，钓鱼寺，长稍湖，陈家老屋。小丽，今夜你在哪里？

二
“桐城小花”茶是桐城发小送我的，年年都有。发小说，自家茶园采摘的，自己为我炒制的。

我放在快递店20多天，没当回事。

邻居是乡间制茶人，在安庆陪读。那日见我杯中物，啊了一声，这茶是头茶，明前茶，来自核心产区。

哦，故友厚我，待我真真。

男人老了，如果有自己的山，水，一个小院，一条狗，一个心爱的女人，一杯好茶，二三挚友，多好。

三

安庆杨桥有桥，真的有桥，杨溪桥。溪桥流水。

四

午夜，海口市海秀东路的灯河迤逦绵延，闪烁迷离。不夜城，城不夜。孤寂的游子在飘荡，断肠人在天涯。

“这世界哪有真实？即使在一个被窝里也看不见”。

谁说的？好像是著名先锋派作家、《海口日记》的作者潘军说的。

五

九月一日。杭州。西子湖畔。浙江省美术馆。参观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。

汪老头说，我的画，是白云一片而已。

说得多好呀，白云一片，够了。人间小温。

我的校友某兄说，岭上多白云，胸中有乾坤。

六

仲秋，月末，陪他娘回到30年前读书的武汉小住6日。夕阳下，汉口老街，湖北博物馆，东湖，武大。黄鹤一去，白云悠悠。婆姨，还是自家的好；红颜再好，到头来只是露珠。

七

去动物园，我喜欢去看鹰。

鹰的眼光，包含着坚毅、桀骜和睥睨天下。

鹰的眼睛，总是远眺着我们看不见的地方——哪怕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。

八

癸巳年正月初四，江城，东湖，深夜两个老男人走出湖畔咖啡厅，远处绿影婆娑，星火点点，风从原野过，掠过一湾湖水，带来入骨及髓的寒意。一个老男人突然幽幽自语，明天又是情人节，豆腐掉在地上，碎了，就捧不起来啦。

九

手头有一张抗战时期陪都爱国制药厂生产的“实验”牌填精补肾丸广告单。

厂址在重庆市邹容路，我去过，是一条值得纪念之路。

国破了，家没了，肾还是要补的。你好，我也好。

吃“实验牌”填精补肾丸，爱国？

十

一车人在大巴里等一个人。这次“业余作者看乡村”采风行的重要人物，某省报女主编。她的眼镜不见了，在找。

良久，女主编气喘吁吁地上了车，像是自语，又像是跟一车人说，眼镜牛哥帮我找到了，今天多亏了他，我的包也是他找到的哟。

牛哥也是业余作者，七十有二，真是心细如丝。我忽然想起，昨日座谈会，牛哥做主持人时对无名作者生硬的语调，还有五年前皖北笔会牛哥对我兄弟的不屑眼神。

十一

我收有一封致原《新文学史料》主编李启伦的信，写信人来自昆明市珠玑街，叫朱细林。他和他的家族一生历经苦难。

他有一个著名的祖父，叫朱湘。他的父亲朱小沅也了不起。朱湘一了百了后，日子那么难，小沅还能考上西南联大。

快100年了，世人知道朱湘南京江心一跳，可很多人不知道，朱湘是和徐志摩、闻一多并肩的“新月派”大诗人。

别忘记他，我们安庆的乡贤。

十二

冬夜读史。发现桐城百年古镇孔城不仅是商贾重镇、书香之镇，还是座英雄之镇、英烈之镇。戴名世、施剑翘等，一个个悲壮、惨烈的身影从这里飘过。这里还是新四军游击队活动频繁地。一位中学校长、一位乡绅为抗日服务，却在孔城戏楼被锄奸队误杀。七十年多了，没人记得他们。

十三

五月末。高邮湖，古运河。天蓝水蓝。

到汪曾祺老先生故乡朝圣。东大街，大淖，《受戒》里菩提寺不在了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也不见了，在梦里。

人呀，有时还真的要让自己迷一次路，看看那错过的风景。

十四

那个永远剃个小平头、大冬天

也爱穿格子衬衫、说着带有微微磁性“桐城普通话”的老男人，给我邮来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穿越》。这家伙一辈子在穿越。

四十年前，他从三湾河畔小村庄穿越到花团锦簇的市被单厂。我见过，那个花的河，花的海。

二十年前，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又穿越了，从安逸的江城，穿越到潮湿闷热的南国。

大前年，在佛山，两个老男人彻夜长谈。他对我说，穿越的感觉就是好。好多回，在南方的夏夜里，他梦见自己在珠江畔的“小蛮腰”上穿越。醒来虚汗淋漓，汗水溼透竹席。

十五

不认识《农民日报》社何兰生社长，但知道他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，名记，韬奋新闻奖获得者。还知道他是桐城中学校友。吾村隔壁人。

那日桐中120年校庆，见何社长在公众号里作《勉成国器铭》，遥望南天，远眺半山阁云云，成功男人嘛。

忍不住去搭讪，“母校没请乡亲回家看看？”“疫情，回不去。”

剩下的还有乡亲间的问候。

有点小开心。何社长谦逊，礼遇乡亲。

在虚拟时空里，除何社长外，我还搭讪过另一个大名人，《凤凰卫视》大美女记者秦枫，巧的是，她也给俺回信了。

秦老师说，喜欢你的提问方式，带点挑衅，质疑，嘻哈。

原来，跟名人搭讪还是要有点智慧的。

十六

那几年，常居合肥，发现合肥的地名有那么多岗，集，店，郢，洼，埠，圩，让人眼花，你看，一里井，二里街，三里庵，四里河，五里墩，六里店，七里塘，八里岗，九狮苑，十里庙，二十埠……合肥的地名，易让人想到水泊梁山，金戈铁马烽火连天之气。

不像我的故园安庆，每个地名都是一支歌，一幅画，白云巷，采菊巷，墨子巷，胭脂巷，插竹巷，

月牙宫，双莲寺，玉虹街，鸳鸯棚，龙门口，状元府，探花第，哪一个不透露出安庆城的底蕴和禀赋。你会想到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云窗雾阁春迟。”你会想到雪后的黄昏，有梅花，有酒，有婉转莺啼的黄梅歌。

十七

午夜的上海，似褪尽绚丽的绸缎，有一种经年的气息。我们就是这绸缎上的人。不远处的便利店口，车在发动，吭吭哧哧的，像是从一把老胡琴里拉出来的沧桑和忧伤。

路边的灯影绰绰，像花骨朵，弥漫在暗夜里。春风撩人，此刻，真想有个旗袍美人陪着，在上海里弄里信步走走，一直走下去。

“黄昏街头的杨柳，是空中的镜子。对面小铺子的电灯，是寂寞的尘封。晚风就要向我说一句话，是说远天的星么？”是废名先生的诗吧？

十八

午间翻有“上接严凤英，下启韩再芬”之说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麻彩楼1964年10月份日记。日记载，其时参加安徽省黄梅戏会演的安庆专署代表团成员有：潜山县余用观（官），岳西县杨积华，贵池县马彩云，望江县陈彩虹，宿松县许玉娇，安庆专区王凤枝，麻彩楼等。麻老师和韩老师的缘分从1964年就开始了，甚至更早。麻老师和韩老师的母亲余用官同过事。三个名家，艺坛佳话，有趣。

十九

1979年秋。桐城西郊的师范学校，江学煌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节物理课。

江先生没上专业课，而是讲英国哲学家培根老头的那句名言：“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精密，哲学使人深刻。……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”。

江先生一身灰色中山装。一支粉笔，一根教棒，围绕着培根，一个人海阔天空，侃了一堂课。口干了，用舌头舔舔嘴唇，教室里静得连根针掉下都能听到。下课铃响了，我们如梦方醒，意犹未尽。突然，掌声如潮，经久不散。那年，我15岁。少年透过一扇窗看到了外面的天空。

二十

上海，松江，华亭。时近正午，满园桂花袭人，醉人。天蓝蓝的，秋阳和煦，白云如絮。园中景观湖如镜，景观河如碧。河边有树，从来不开花，却一直红艳艳，似花又非花，但比花还红；有树一直都在开花，却细微得无人察觉。湖面的尽头，有一大片茂密连绵的芦苇，高过人头，白色的芦花和紫色的水蓼花，在秋风中轻歌曼舞。

“古旧的城墙同瓦一样黑，墙砖上青苔阴阴的绿。秋天的天实在高哩，月亮这么早就出来了，有的时候清早也有月亮！”那是废名先生《桃园》里的秋天，那情境景致，就在眼前呀。风中传来阵阵慵懒的斑鸠的叫声，声声“鸪鸪鸪——咕”，让人容易误把他乡当故乡。

我的鼻子开始发酸，想哭，强忍着，最后没忍住，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大哭。